



南京書店發行

定慧方丈

周樂山著

定 慧 方 丈

周 樂 山 著



3 0528 5445 6

1931

857.63
821.4-6

目 錄

藝術家.....	1
定慧方丈.....	19
殘廢者.....	36
死犯.....	53
甘地先生.....	70
歸來.....	87

頁
數

藝術家

一

因為失業閒居的原故，使我常常想起B君來。

B君，是我一個很熟的朋友，可是不見面已幾年了，他的近況怎樣，我一些也不知道，依我想，在這種年頭，大概也不會好起來的。

談起我和B君相識還是六年前的事：那時我初出來做事，雖說已廿八歲，仍受老頭子的氣不少；所以喜歡和一班青年相識，我和B君的關係，就是那年在C城做事時發生的。

C城是我的故鄉，朋友格外的多，老頭子與青年各半，我認識

的青年中，除一部份『大少爺』戴着珠紅的瓜皮帽結，穿着雙樑鞋，哼兩句：『點點珠淚望下拋……』，度他的悠閒歲月外，多是『自嘆命薄』的『文學青年』。

那差不多是當然的，『文學青年』都歡喜各自談他的戀愛故事，甲君，乙君，丙君，……各有他自以為淒艷的戀愛故事；而最令人愛聽的，莫過於B君所談的了。

B君底戀愛故事的起頭，每次都是如此：

——當我在上海美術學校的時候，……

愛搗亂的甲君，常常打斷他的話頭說：

——另起一個頭好不好！我已經聽厭了；雖然還是那一個玫瑰姑娘的故事。

B君毫不介意的仍繼續講着：

——我和玫瑰姑娘同學，我入的是西洋畫科，她入的是音樂科，她真美！她愛穿紫色的旗袍，襯着她紅潤的臉，簡直有說不出的美！因為她沒有父親，母親也流落在異鄉，她很窮，我常常幫助她，於是她和我戀愛起來了，……

——是不是同居在西門的一個亭子間裏？

甲君又和他開玩笑。

B君仍淡然的扶正了他架在鼻梁上的眼睛，繼續着說：

——因為我和她愛情已達到沸點，於是同居在西門××里的一個亭子間裏，那時真有趣呀！我一個從沒有接近過女人的人；但我因為太愛她，並沒有破她的貞操，如此度了三個月的甜蜜生活；不幸的，K省發生了戰事，家裏的經濟接濟，已斷絕，甜蜜的生活，受了金錢底惡魔的影響，她吃不下苦，愛上了別

人了！我於是氣的連學也不願上了，就是這麼退學回來，……

他的故事，恕我的記憶力大差，只能這麼簡略的敘述了。

我每次到他家裏去，他除述這段頗長的故事給我聽外，還指壁

上的一幀女人的畫像給我看，說：

——這就是她呵，玫瑰姑娘。

——現在她在那兒呢？

我有一次忍不住的問她。

——流落了，流落了，現在不知流落到那兒去了，這是金錢戀

愛的結果呵！

二

B君，他很會畫畫，字也寫得好，且會做詩，真是一個藝術家

I
那時他爲玫瑰姑娘做了一首三百行的長詩，題目就叫做玫瑰，我還記得裏面的警句：

我被房東踢出門外了，

我步上長街！

他想托我把他的那首詩介紹給書局印一單行本，當那新詩遭厄運的當兒，我實無力給他做到。

替他的玫瑰故事作結束的，還是從上海回C城的Y君。

那是B君發表他的玫瑰故事的第二年，Y君從上海美術學校畢業回來，Y君在美術學校時，和B君是同級的，好事的甲君，得着Y君回來的消息，立刻去訪他，據Y君說，他和B君在美術學校同

住兩年，始終是和B君同住在男生寄宿舍裏，學校中女同學雖多；因B君眼睛太近視的原故，並沒有誰和他接談過；更談不上什麼西門××里的亭子間和失戀的故事了。

自Y君回C城後，一逕沒有聽見B君提起『玫瑰故事』過。

而捉狹的甲君，常常和B君調侃着說：

——喂，老B，你的玫瑰來了呢！在下街底洋貨店裏做廣告，

我昨天看見過。

——不要開玩笑笑了，我以前是說：玩的。誰叫你把故事認真的

聽，你真優！

B君解釋了之後，照例的拚命抽他的烟，烟霧迷漫了他的臉。

三

B君雖有二十歲了，還是一個獨身者；他因眼睛近視得太利害的原故，在街上看女人的機會又很少，別人談起女人來，他總是聽得不大起勁。

我有一次問他：

——老B！你的婚姻問題怎樣了？有點辦法麼？

——唔，……我的婚姻問題很難，祇少要懂得一點藝術的女人，或者對藝術有點興趣的。

B君發表他的婚姻目標，不祇一次了。然每次都是引起甲君的嘲笑：

——那最好是玫瑰姑娘呵，她是學藝術的。

——你和蛤蟆一樣，『哇娜，哇娜』的！

B君拂然了。

B 君的藝術確乎不差，那年正當他對婚姻問題煩悶的時候，他每天從辦公室裏回家去，總是伏在案上畫他的裸體畫，令我不能忘記的有那幾張：

一個裸體女人自己吮自己的乳房。

——青春的悲哀。

一個女人被一隻驢子踏在地下。

——刑罰。

兩條女人肥白的腿，被許多青年人用刀子在割。

——狐獨者的幻想。

一個肥白底女人的臀部，露在窗戶之外。

——關不住了。

兩個異性青年作欲接吻勢，兩嘴之間，隔作一塊大洋錢。

——金魔。

一個裸體女人，被一隻腳踢得飛跑。

——自白。

這六張畫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，B君在孤獨期中，每天做着這種工作。

他，B君，對於音樂也極擅長，而且有新的發明，他能將一個洋鐵筒，插上一根竹子，扣上三根琴線，就可彈出美妙的三弦音來。

他能拚着兩指，吹出各種各樣的鳥鳴聲和許多的音樂歌調。他能將美麗牌香煙的空壳子，做出各種兒童的玩具。

他的藝術並不是模仿，都是出自心裁的創作，他真是一個令人傾倒的藝術家。

四

人事如春雲般的變幻無定，我在故鄉的職業，也因政局的變化，不得不離K省而北上，我到北京不到半年，忽然接着B君從O城來信，很簡短的幾句話：

樂山吾兄：

別來半載，一事無成！裸體畫早已輟筆；然三弦兒卻彈出了和諧之音；因為我已於前日和劉迷雲女士結婚了。

事後通報，吾兄原諒匆匆不盡。

弟B××頓首

我接着他的信後，除送了一份禮物外，還寫了一封信賀他；但

從此以後，一直到我離開北京，沒有接着他的信，他的消息，自然無從知道了。

我從北京到烟台後，又輾轉的回到了C城。

那時C城已革過了命，社會上加了許多新興的團體在活動着。我回到C城的第二天，跑去找B君，B君很熱烈的出來歡迎我，他胸前「星羅棋佈」的掛着許多證章，寒暄之後，知道他已榮任四個機關的藝術員，C城街上的宣傳壁畫，多是出自他的手筆的。他又介紹他的夫人劉迷雲女士見我，她是一個和B君一樣矮小，雪白圓潤的女人，走起路來，兩步路要跳三下，說一口純粹的C城話。

B君的話，比以前更多了，也不詛咒女人了，說話都是樂觀的綽綽。

我坐下不久，甲君又走來了，他又和B君調侃着說：

——老B真幸福！娶了一個理想的太太！

他又指着迷雲和我說：

——囉，這是老B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尋來的女藝術家！

B君不理他，含着煙斗嘻，嘻……的不說話，

我記起一件事來問他了：

——老B，你那六張名畫呢？我想念得很，想再看一看，在那兒？

——燒了，統統燒了！

B君答。

——爲什麼呢？我問他。

——嘻嘻……，我的太太不喜歡那種東西的呵！

B君嫵媚地回答我。

這時爽快的甲君耐不住了，高聲地插着嘴說：

——你不知道，他爲這事被他的太太罰得三天沒得飯吃呢！跑上我家吃飯去！他太太說他那些畫，都是老B以前戀人的影子，罰了他三天沒吃飯，還逼着他把一切畫稿都燒了！真是一個藝術家！

甲君因爲自己是一個藝術家，看見藝術的作品如此遭劫，所以憤慨得這種樣子。

這時B君漲紅着臉，默不作聲，我只得拖着甲君走了出來。

五

我在C城，一住下就是一年多，而B君已由四個差事而至於失業了！

失業後，他也曾到我這里來了幾次，他不但沒有一般人對失業的悲觀，而且非常樂觀。

有一次，他跑來對我說：

——我現在覺悟了，以前是將藝術謀生活，現在不但要謀生活，而且要爲藝術而藝術了！

我問他：

——你預備走藝術更的那條路呢？

他說：

——我現在正在寫一本戲劇，脫稿後，就自己任主角來排演。

——在那塊地方上演呢？

——就在C城。

——恐怕話劇在C城沒有人看呵。

他聽了我的話，默然的抽烟。

這次以後，他有許久沒有到我家裏來，一天，他來向我辭行，他說，上海金城影片公司已請他當編劇主任，他的太太担任要角，月薪是二百四十元！

我問他：

——預備第一張片子演什麼腳本呢？

他毅然他說：

——用我自己編的腳本幽靈塔。

——白薇女士不是早編了一本戲劇叫做打出幽靈塔麼？

——我和她的不同，我的是幽靈塔。

不久，B君果然挈着他的迷雲到上海去了，我正爲他底藝術的成功慶幸！

而B君是一去無消息。

我到南京之後，遇着甲君，我就急急地問他B君的近況：

——老B的電影生活怎樣？

——一切都是理想的，並沒有人請他，他自己想着有人請他，他就這麼來了。現在挈着女人在上海，一切都無辦法！

甲君說。

我在甲君那兒打聽着他的通信處，寫了一封信給他，不久他的回信來了，說：他現在在上海開了一爿店子，名叫紅樹商店，他現在運用藝術手臉到商業上去，成績頗佳。

——那來許多錢開店鋪呢？

我當時懷疑的想着。

自此以後，B君的消息，已頗沉淪了，我自己也東西南北的流浪着，沒有空閒去探問B君的消息。

B君離上海一年後，我來上海住在旅社裏，找不着B君，問那商店，說他曾經來玩過，現在回C城去了。後來無意中碰着迷雲哥哥，我問他：

——B君的紅樹商店開得好好的，怎麼又回去了？

——甚麼紅樹商店！都是他的幻想！鋪子是別人的，他天天腦中想把那店子藝術化了罷了。

他說後，連連地搖着頭。

我寫到篇末，願 B 君在這個年頭，生活狀況不致於大壞。

一九三〇，九，廿二夜十時。

在南京脫稿。

定慧方丈

定慧方丈圓寂了！那天許多的僧尼，參與她的葬禮；因為她是K省尼菴中唯一的有名的方丈。

那天妙諦菴中十分熱鬧，而且極其莊嚴，單是她自己的門徒，也有一千多人，加之各廟宇底僧尼，共有兩千多人。

她的葬禮是在妙諦菴的斗姥閣旁邊舉行的，她的遺體端坐在一張大的圓椅上，盤坐在那裏，穿着尼姑們最莊嚴底黃色的禮服，香煙繚繞着她的面部，以致快看不見她了。許多僧尼虔敬地伏在地上朗誦着經句。

許久許久之後，經句唸完了，伏在地上的僧尼，同時的站了起來靜默的分兩行站着；於是由四個年老的尼姑，將她的遺體搬入一個巨大的瓦缸裏，待會她的遺體妥貼地坐入缸裏時，然後由許多的預葬者在缸前巡行了一週，於是將蓋蓋上，把牠埋在屋內底土坑裏，算是完結了定慧方丈底葬禮。

定慧方丈圓寂了！她的一生：我們有一敘述的必要。

她生在K省省會南鄉底一個小村落裏，她底父親是一個農夫；因為好賭之故，漸漸地將家資化盡了，她是她父親第六個女兒；她的五個姐姐統被她父親因賭輸了錢而賣去了，她是她母親最歡喜的女兒，屢次她父親賭輸了錢，想將她賣了去；都被她母親死拖活拉

的救下來。

有一次，她父親被一班賭徒逼得實在沒有辦法了，決意的把她賣去，她母親把他的衣服扯破了也沒得用，將她牽着往城裏走去。

那時妙諦菴底方丈，名叫修志那天她正在菴門口開眺，遇着定慧的父親，拖着定慧急急地望城裏走去，聰明的她，聽見父親要將她賣給人家作婢女，走過妙諦菴時，她死也不肯走了。

——師父救我；師父救我！爸爸要將我賣去！

她突然的跑過去，扯着修志的衣角，要求修志救她；她父親和修志談判的結果，以三十串錢的代價，將定慧賣給修志作徒弟。

她這個定慧的名字，就是修志給她取的。

聰明伶俐的她，頗得修志的歡心，在修志八百多門徒中，定慧

算是她第一個最寵愛者。

定慧進妙諦菴時，修志已六十一歲了，她因寵愛定慧之故，將衣鉢傳給了她，那時她僅僅只有十八歲，第二年，修志就圓寂了，她正式的做了方丈。

二

在專制的尼菴之中，她雖然年青，資格又淺，但是沒有誰敢向她反抗的。

她因聰明之故，將妙諦菴比以前管理得更為興隆。

妙諦菴底游客，比以前更多，不但是菴裏的園林比以前更繁盛；而且定慧的美色，實有引誘來客的絕大魔力！

在那種盛況之下，她墮入了煩惱的網中了。

是在某一個月夜裏，她在她底精舍裏洗澡，那精室裏佈置得十

分精緻，是她起居飲食的所在，門徒們是不容易走進去的。

那時，已是十五之夜，月光射進窗戶來，她卸卻了衣裳正預備洗澡，她從高大的穿衣鏡裏，見着她自己豐滿的肉體，被蒸氣包着，一切青春底曲線實在太美了！使她自己也驚異了起來。

——真是一個美麗的處女呵！

她不禁暗自叫了起來。

她疑心鏡中的影子，不是她自己。

因撫摸着某部感着舒適之故，她臉紅了起來。

她從此墮入了煩惱的網。

目下一切舒適的生活，她感着住在荊棘裏似的，住在水火中似的！

我爲什麼要作尼姑呵？她常常如此的想着。

不久，K省人譚傳着定慧的豔史，事實是如此的：

某日，有個常往妙諦菴的遊客K君，無意中闖入了定慧底精舍裏，靜悄悄地沒有看見一個人，浪漫的K君，他直闖進了定慧的臥房裏去。

那時定慧剛在午睡，一切底裝束，都和平日所見時兩樣了：她那時僅僅的穿着一件小背心，是用以束胸的，兩個乳峯，高高底聳着，K君走進去時，把她驚醒了，她驚慌得沒有法子，說：

——K少爺，這不是你來的地方！

——我怎麼來不得？

他喜皮笑臉的在她床沿上坐了下去。

——K……少爺，請你走開些，我……要起來……

——這麼坐着談談不好麼？

他緊緊地握着她的手。

——快……不要……這……樣……呵……

她慌急了臉紅得不成樣子，

——怕什麼呢！我疼你呵。

她如入了另一世界，她忘了在尼菴裏了。

在皎皎底白日裏，她讓匱在她底肉體上動作着……

……

自此以後，她忘記了她底師父修志傳給她的以下四戒了！

一，不喝酒。

二，不閱經典以外的書籍。

三，不讓一切生人入臥室。

四，不在菴以外留宿。

她的精舍裏，常有K的蹤跡了；而且胆大的一切性行爲，常常被門徒窺見。

她的裝束也大大的改變了，以前僅僅穿灰布和白布衣服的，現在穿着緊身的紅綾襖和僧皮的小褲子了。

後來K被本地底和尚在黑夜裏侮辱了一頓之後，從此絕跡了。當時K省人都知道定慧是失戀了；而且從此也規矩得很，雖然面部漸漸的消瘦下去了不少。

三

那是她游行到南海的那一年；她因冥想着南海是佛底出身地。我大光明的佛，或能解脫我一切的苦惱罷？她想着。

她決定到南海去。

在南海海潮寺住下了一週的她，覺得佛確乎能解脫她的煩惱，她無罣無慮地在那裏天天向佛瞻拜着。

有一天，是觀音菩薩的誕日，南海各寺菴的僧尼，都來海潮寺大會集，唸誦着經典，參觀的香客也有數百人，正在大會集的時候，她忽然看見區站在階沿上，瞪着眼睛看着她。

她立刻迷惘了！她想立刻投到懷裏去！
經典唸過之後，她不顧一切的溜了出去。
區正在寺門口等待着她。

——你怎麼來了南海的？
——我來玩的。

——你呢？

——我來朝觀世音菩薩的。

——真奇怪，我們會在這裡遇見的！

——真奇怪，我們會在這裡遇見的！

她倆坐在南海的海岸上，那里除海舟外，沒有一個人來往，她

倆忘了一切的在那兒談着：

——我真愛你，我能丟掉一切來愛你！

——我真愛你，我能丟掉一切來愛你！

——你能不回去麼？

——不能，我在那兒有多量的金錢供我使用。

——你捨得我麼？

——我並不是捨得你，我自然有辦法。

他倆那天就離了南海往上海去。K是正在上海經營着綢緞商業的，定慧改了便裝，戴了假髮，和K同住在近東旅社裏。

那時上海還沒有汽車，只有馬車，她和K同乘漂亮的馬車，在南京路和黄浦灘馳騁着。

她倆進出於中西大菜的館子，聽着名伶的戲。

一切都是她平生所沒有經歷過的。

有一次，K的一個朋友問他：

——你的太太幾時來上海的。

——前一個月。

——你的太太很漂亮呵！

他微笑地點着頭。

他把這事告訴給定慧，他倆歡喜得深深地吻着。

四

在上海住了三個月之後，定慧和K預定了一種計劃，於是她回到K省去，

她離K省已半年了，這次從佛底出身地贍拜回來，是K省的一般僧尼所夢想不到而極端羨慕的，定慧這次從南海回來，她的地位自然增高了不少。

她回到K省的第二天，全省的僧尼們，聚集圓覺寺裏，開了一個歡迎定慧法師大會；並且連日有各寺廟請她講經，從遼遠的半海所得來的心得，

K省的大學堂裏，也請她當佛學講師，主佛家哲學的講座。

她成爲一個名人了，在K省。

她在那時出版了兩本名著：

佛學闡微

佛家哲學大要

她的名聲是大振了，她的地位，是增高了！卻忙壞了K！K停歇了上海底生意跟了她來，憑着他的天才，替定慧草演講稿替她寫了這兩部名著。

定慧因為兼着大學的講座以及許多社會事業之故，行動是極端自由的，並不受社會的監視；也沒有誰敢批評她。

，K呢因世家子弟之故，在K省也得着政治上優越的地位，她和K的公館，就在妙諦巷和政治區距離的中心點。

他倆暗中來往是極端底祕密的，

定慧回K省的第三年，她向大學堂請了假說是往普陀拜佛去；卻祕密地同K到了上海，因為她有了孕在上海醫院裏住了三個月，生下了一個白胖的孩子。

後來離不了三年，她總要往暹羅國等處游歷一次，每一次歸來，定要發表一篇關於佛學的新見解，增高了她的地位。

定慧減輕了她身上的負擔；卻增加了一個孩子。

五

他倆的關係繼續了二十年之久。

那時已是民國九年了，K患着肺病，經許多醫生療治無效，已漸漸的達到第三期了。

K自己說是醫師的勸告，移到妙諦菴去療養，菴裏的人，早已把以前的事忘了，他們不知道是以前的K只知道是在K省政治上

佔着重要地位的K。

K的病醫生已宣告無望了！那夜，他暈過去了三次，定慧忍着淚和他說：

——我的天！你丟我去，今後怎麼過活！……

K緊握着她的手，哽咽着說不出話來，最後他瞪着眼睛向着她僅僅的說了半句話：

——爲了孩子，你……

他就是這麼死去了！

K死後，定慧已日見衰老了。她常常生着病，辭去大學堂的講座，以及一切社會事業的職務，閉着門終日盤坐着唸佛，很少出門去，K的墓地，就在妙諦菴底門外，每晚上，門徒都已睡熟了之後

她蹣手蹣腳的走出門去，在K的墓前徘徊着，禮拜着，她輕輕地呼着K的名字，仰望着天際的浮雲深秋的孤雁，在天邊孑然的飛去，她感着身世的飄零！

風吹着墓上的荒草，蕭瑟地響着，她一再的呼着K的名字，她淒然而淚下！

六

她對於她和K所生的孩子的處置，在最後一次往南海去時，悄悄的把孩子帶了去，附托在K底一個朋友的家裏，將K的家資，分存在幾個大銀行裏，由銀行裏分期交給K的那個朋友，撫養他的孩子。

她這次回來以後，絕跡不出門去，除在K的墓前徘徊時。

定慧方丈圓寂了！K省的大學堂裏，爲她設了一個紀念講座以紀念她。各寺院的僧尼，却覺得失去了信仰的中心。

書店裏替她出了定慧全集。

往妙諦菴去瞻仰定慧方丈的墳墓和遺容的，簡直是絡繹不絕。

——定慧方丈直不愧是近代中國一個傑出的尼姑！

許多人都是如此讚嘆着。

十九年九月在南京。

殘廢者

一

曾宏毅住在N城的S街已經有三年了，住客轉徙無定的S街，一住下就是三年的曾宏毅，算是久居者。

他是一個因革命立了功，而做着縣知事的，他做官也做得頗長久，後來因為中風，患下偏枯的病來，從此成爲一個殘廢者了。

他自從殘廢之後，官也不能做了，帶着他的愛妾寶蓮退隱在家裏。

他的太太，是早已在八年前就死去了的，那時他正在縣做知事，太太死後，寂寞無聊，於是有一位紳士，把他一個十八歲的婢

女寶蓮送給了他。

那時他正是四十歲！

自寶蓮嫁給他後，他始終沒有續娶的意思，就把寶蓮作了正式的妻子。

寶蓮嫁給曾宏毅，也有一段因緣的：

寶蓮到那位紳士家裏去做婢女時，才有十一歲，因為他的父親就是那位紳士的佃戶，爲了他的父親好賭錢的原故，欠下了三年的租金，無法償還，乃將自己唯一的女兒寶蓮送給那位紳士，作爲抵償。

寶蓮底早熟，是頗引起那位紳士家裏人底注意的。

寶蓮到十四歲時，面部一天天的丰潤，胸部乳房變得高高的，

臀部走起路來一顫一顫的，更加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真是特別的愛嬌！

在夏天，尤其顯得特別的美！

就是寶蓮十四歲的那年的夏季。

有那一天，那位紳士底太太回娘家去了，寶蓮一個人在天井裏洗衣服，那位送太太出了村莊而僱回來的紳士，踱進了家門，躺在房裏的藤椅上，曼聲地叫着：

——寶蓮來！

寶蓮垂着兩隻濕手，走進來：

——什麼事，老爺？

——你過來，我和你說。

——是不是要茶？

寶蓮遲疑地沒有走過去。

那位紳士急起來了，

——來，你過來，我和你說要緊的話。

寶蓮走過去時，她的手突然地被那位紳士握着了。

這時寶蓮的臉，已紅到了耳根，顫聲地說：

——老爺：規矩點！……

——……

那位紳士沒有答她的話，野獸般的將她抱在膝上，在她胸部亂摸！

她正當青春發動的時期，性慾正在強烈地衝動，那經得那位紳士的直接的挑撥，待至她的青布褲子被那紳士褪到地下時，她已

無抵抗的讓那紳士發揮她的獸慾了，……：

那時正是中午，太陽的光射進房裏來，窗外槐樹的影子，映在她底雪白的裸體上，她正躺在藤椅上，縐着眉頭受那紳士的摧殘！

二

寶蓮的貞操，自被那紳士破了以後，愈顯着少婦的美。

她和那紳士的秘密生活，過得並不長久的。

有一夜，那位紳士底太太，睡到半夜時，被門外的狗叫醒了，床上不見了那紳士的踪影，房門是虛掩着的，她走了出來，聽見對過房裏她的丈夫在輕輕地和寶蓮說話：

——老爺什麼時候我倆能夠天亮？

——她死了以後。

——那要等待二三十年，我等不了。

——唔……

——我這幾天吃不下飯呢，恐怕是有了……

——那是你的造化。

——怎麼？

——我正式娶你做姨太太。

——恐怕你那個老的不肯！

——不肯，有我！……

紳士太太那時忍不住了，他闖進了房裏去。

——好，你們在商量謀害我，把我打死了去！……

那時寶蓮嚇得跪在地上，赤條條的在那兒戰慄，那紳士是乘紛亂時跑了出去。

紳士太太指着寶蓮的臉罵道：

——賤人！你要謀害我，乘早！我在這裏等着，唉，天呀！

太太底哭聲震動了屋瓦，鬧了一夜。

後來還是那紳士跪在地上求饒，答應即日把寶蓮嫁了出去。

直到寶蓮被太太打得連告饒都說不出時，太太也倦了，方回房裏睡去。

那時東方已現着魚白色。

第二天，太太還是筆直地躺在床上，不肯起來吃飯，說是預備生生地餓死了去。

那位紳士正是急得走頭無路，背着兩手在堂前踱來踱去，忽然會知事的影子，在他腦中晃了一晃，他想着一條出路了：

會知事新死了太太，我前天見他時，他和我談起他悼亡期中的

傷感，和寂寞無聊。

曾知事待我雖然頗好；但是我前天向他要糧櫃的職務，他答應得頗含糊，……這不是一條很好的出路麼？

那位紳士於是就把寶蓮打扮得頗整齊的，預備用一頂小轎，將她送進縣公署去。

轎子在門口等待了許久，還不見寶蓮出來。因為寶蓮在裏面哭著不肯出來，說：

——我死也要死在這裏！

那位紳士勸着無効，最後說：

——那裏當然比我家裏好，並且……我也可得點好處，……

寶蓮嫁給曾知事的第四天，那位紳士就添補了那縣中唯一的肥缺糧櫃的職務。

三

寶蓮嫁給曾宏毅，自然又是入了另一種的境地，地位的高貴，生活的舒適，自然無疑的令她十分滿意；尤其是中年底會宏毅，久曠之後，性慾的強烈，使早熟的寶蓮忘了一切的。

她對於眼前地位的高貴，生活的舒適，性慾的滿足，忘記了已往的情人，忘記了過去的一切。

曾宏毅對她也十分的滿意；因為他不但媚得迷人，嫁給他後七個月還生了一個男孩子，樂得宏毅直跳，他是沒有做過父親的。

寶蓮嫁給曾宏毅的第三年，在一個盛夏底晚上，天氣十分的悶

人！她和宏毅在花園裏乘涼，那時她坐在宏毅的膝上園裏靜悄悄地沒有別一個人。

漸漸的，宏毅的酒氣喝的有九分醉了，他就是這麼在月光底下和寶蓮裸抱着睡着了，

宏毅是患着肥胖病的，被那一夜涼風的襲擊，他患下偏枯的病來。

他於是辭職回到了N城。

四

從此會宏毅是一個殘廢者了！他走路以及各種動作，都需要別人來扶持他。

但是，他除偏枯外，一切他都感着滿足，有了多量的金錢，有了美貌的愛妾！

不過寶蓮卻從此煩悶了；雖然宏毅有多量的金錢供他揮霍，他對至病半死不活的宏毅，感着異常的不滿！

殘廢了的宏毅，對於性慾的銳減，那是當然的事實；她對這個殘廢者有什麼辦法呢？有時她被青春的力燃燒着，致終夜的不能睡覺，和她同睡的宏毅乃等於半個死人，有時弄到沒有辦法時，也會換過一種方式，無須宏毅動作的。

但結果，她是感着失望，無聊，對方力底消失，弱者的殘喘，都使她感着如伴着死人一般！

N城是K省時髦的中心，寶蓮自搬到N城來後，她的裝束也極力講究着時髦，而S街的萬興發成衣店又是時髦衣服の出產所。

萬興發成衣店的老板萬興發，是一個廿四歲的青年，他在上海

一家成衣店學着了許多時髦的藝技後，於是跑到同N城來，開設這片成衣店，許多時髦的女人，都是請他作衣服。

寶蓮的衣服，也是由他作的。

萬興發，他刷得頭髮極其光亮，穿着漂亮的嚶嚶西裝，他是異乎一般尋常底裁縫的。

五

他替寶蓮作衣服，不祇一兩次了。

有一次，他替寶蓮作一件狐皮旗袍；他爲慎重起見，自己來動手，就在會公館裏工作着。

那時是初冬，中午的太陽，曬在人身上，覺得暖洋洋的，萬興發在堂前工作着，將一塊塊的狐皮拼湊起來。

寶蓮伏在桌旁閒看，她那天穿得特別的愛嬌，粉紅的旗袍，加

上一件青色的馬甲，肉色的絲襪，穿得十分的停勻，套在絳色底絨拖鞋裏，越顯着足部的美！

——你的衣服做的真好，別的成衣匠做的衣服都不合身，你看這件馬甲做的多好！

她挺着胸給萬興發看，眼睛斜睨着他。

他有點迷醉了！他跑了過去，用尺在她的胸部量着，他乘此撫摸着她的胸部：

——你看，囉，那兒稍微寬了一點。

——是……呢……

她頹然的坐在椅子上，讓興發在胸部撫弄，……

她閉着眼在那一剎那中陶醉！……

待至宏毅在房裏叫着：

——寶蓮來，來一來呵，我要喝茶！

沒有人答應。

他又叫着：

——寶蓮到那兒去了呢？我要喝茶。

她才在窗下應了一聲：

——茶麼？熱的要待燒去，只有冷酌了。

宏毅又咕嚕的獨自言語着。

六

寶蓮底那件狐皮旗袍，十天還沒有作成功，萬興發也忙得店裏也不常去了。

宏毅的病，因氣喘之故，日見其沉重，有時會被疾閉的暈了過

去●

有一夜，下着特大的雨，N城異常的寂靜，不但是S街。

萬與發赴寶蓮的約，冒雨的跑到曾公館去，寶蓮穿着一個背心
和一條短褲，四肢是全裸露着的，坐在燈下等候他。

與發走到階前，在窗下用手指敲了三下。

寶蓮欣然的走出去把門開了。

——我恐怕你不來了，

——我怎麼不來，我也想得難過呢，來早了，怕那S街的人看見。

——今天下雨正好，S街上沒有人來往。

——那最好，惟願老天天天下雨。

——那不是麼！

——嘻嘻……嘻嘻……

——我們就在這房裏？

——就在這房裏。

——我怕那老鬼……

——怕什麼？有我！

她被慾火燃燒着，眼睛裏露出兇光來！

那時曾宏毅剛剛被痰閉的暈過去了許久，方才醒了轉來，聽見有貓兒舐吃殘菜的聲音『唧……唧……』的繼續不斷的響着。

他自病了以後，是不能轉側的，他正在向裏面側睡着，他叫着說：

——寶蓮，喂，有貓偷菜吃呢

——喂，有貓像菜吃呢！

那兩個乳白色底輪廓，正在急驟地顫動着，沒有聽見他的話。

七

從那夜以後，S街萬興發成衣店，真是出乎意料的特別『興發』起來，改造爲洋式的店面了。

那洋式店面落成的那一天，萬興發成衣店正是賀客盈門的當兒，曾宏毅的疾閉得特別厲害，暈過去了三次，到第三次時，他暈過去永久的不回來了。

當他第二次醒過來時，他緊緊地捏着寶蓮的手說：

——你可憐，我對你不起，害得你今後一個人過活！

一九三〇，九，在南京靈谷寺。

死犯

上

社會局長H的被鎗決，是N市近年來的一件大事。

一個早晨。

太陽剛從東方出來，開始曬着N市居民的屋尖，馬路上，在平時不過幾個苦力在那里依稀地來往着，黃包車夫他也知道這時還沒有生意可兜攬，坐在黃包車的踏腳上啃燒餅和喝滾熱的豆腐漿；今天確和每天不一樣了，行人是比中午的時候還要多，潮般底向北面湧去。

——快來了，快來了！

——還沒有出來呢！

——總快來了。

——……

人聲是嘈雜得不成樣子，馬路上擠擠挨挨的許多許多的人，警察在馬路底中央來往的維持秩序，要將馬路中間讓出一條路來，好讓隊伍過去。

『底底搭搭底，底底搭搭底』悲壯的號聲，從遠處悠揚的傳了來。

——來了，來了，……

各個人的面部，都同時的緊張了起來，眼注着遠遠地走來的隊

伍。

隊伍緩緩的走來，整齊而嚴肅，起先是馬隊，再是步隊，最後又是馬隊，步隊中間，夾着一輛黃包車，車上坐着一個僅僅穿着白色西裝襯衫褲的人，車上插着一面白竹布的旗子，上面寫着：

『鎗決假借社會局長名義實行煽惑暴動底××黨！』

車上的人垂着頭，臉色紙般的白，一動也不動。

嚴肅而沉默的一行列，就是這麼在馬路中間走了過去。

隊伍走過去後，羣衆又如潮般的在隊伍後面湧了去。

不好事的人，看了後就回去了，有些人仍是在後面跟蹤着。

隊伍走到了一個廣場上，簇擁着車上的人下了人力車，車上的人下車後，向北面跪了下去，他還沒有跪穩，一顆彈子已由他背部

穿了過去，他隨即仆在地上，他僅僅的叫了一聲：

哎唷……：

第二顆彈子又洞穿了他的腦子。待至第三顆彈子穿過他的頸部時，他的腳動了一動，他就這麼死去了。

這件事，不但震動了N市的人，中國全國的人也都在紛紜地談論着N市社會局長H因通××黨而被鎗決的新聞。

中

死犯的被鎗決，在N市，在中國，在世界，他的數目當然是很大的；但在N市，以一個官做得頗大的社會局長H而被鎗決；並且是爲的私通××黨，當然是令人十分驚異的。

後來我從一個朋友那裏，知道了一點關於他的故事。

故事自然是從H講起。

H，他的故事，以前是頗渺茫的，他在中學時代已經就在草革命，那是的確確的。

中學畢業後，他往北京去求學，他到北京不久，就逢着五卅慘案的發生，那時他奔走呼號，他熱烈地革着命，他擔任了S大學學生會的會長。

因北京反動空氣太濃厚之故，他被學校當局除名了。那時南方革命的空氣正極端的濃厚，有許多南方政府的要人在北京暗地裏活動着。

H因革命活動之故，認識了一個W君，他是南方政府要人之一，H那時被開除，W君覺得憤慨，於是將H介紹到C省C大學去讀書。

H到C大學不久，他就拋棄了學校生活，加入到實際革命的革命軍隊裏去。

那時革命的勢力還未達到長江，老年人都認為革命是叛逆；而青年卻拼力的在革命中找出路，於是H到革命成功時，他得着了相當的地位。

××年×月，H的政治地位在K省G縣。

H，一個廿五歲的青年，在政治上得着重要的地位，在小小底G縣人的眼中，是十分欣羨的，——尤其是一班新的女青年。

××年九月裏，G縣城裏，開了一個盛大的紀念會，紀念革命元勳朱執信先生，H自然是主席。

G縣女子小學底校長G女士，那天也是主席團之一，她是G縣

的重要人物，除担任小學校長外，還兼任了縣黨部底執行委員。

那天，她穿着淡紅色的印度綢旗袍，綠色的徽章，在胸前飄揚着，她和H並列的站在臺上，她倆人，同爲G縣的要人而爲G縣人共同景仰羨慕的人物。

她年紀雖有二十八歲了，然膚色的紅潤，明顯地呈露着一股青年女子所有的嬌媚！

H演說過後，她向他笑了一笑說：

——H同志，演說得真好，又痛快！又悲壯！

H握了一握她的手說：

——G同志過獎，了我是說不來話的，你越誇獎，我越慚愧！

——真的，H同志說得真好，不愧爲一個有革命歷史的人！

——好說，好說！

他倆互相注視之下，G女士紅着臉把頭低了下去。

他倆無疑義地自很容易成爲愛侶的；因爲G縣是那麼的小；革命事業又是那麼的煩忙；而且G縣的革命人物又不多。

G女士是一個有夫之婦，是G縣人誰也知道的，她和他的丈夫結婚已十年了！結婚後三年，生了一個女兒，他的丈夫是一個小地主，一個農夫起家的小地主。

她幼小時候，就到她丈夫家裏來做童養媳，她和她的丈夫幼年時候曾同在小學裏讀書，後來，她丈夫底父親不幸的去世了，她丈夫爲維持家計的原故。不得不輟學而習農作；但她的丈夫，始終成就了她的志願，供給了她多量的學費，一直到女子師範學校畢業。

她畢業後；因 G 縣女子人材缺乏的原故，她做着了女子小學的校長，一切都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她那能想得到的？一個童養媳，做着了校長！

她和他的丈夫十年的夫妻關係，實在太空虛了！

她求學的期間，寒假是照例不回去的，暑假的期間，她每年匆促的在家裏勉強的住下一星期。

家中的一切，和他在都市中過的生活太兩樣了。

簡陋的農民生活，不是 G 女士所過得慣的，那種有乾草氣味的土磚平屋，用具的粗糙，食料的惡劣，丈夫底直率而不溫柔，都使她不能在家裏忍耐的長久住下去。

自她上城去求學以後，她在她丈夫底眼光中，是天上底女神，是人間的皇后！

等於受難！

有一次，她暑假中回家鄉去，她對於她底丈夫的向她求歡，直
那夜裏，她走進了她丈夫將爲她設備底臥室，他自以爲是頂精
緻的了，那知她一走進房去，就繃着眉頭說：

——這麼住得下來！

——我以爲佈置得很好了呵！

她丈夫說。

——你的脚也要洗洗干淨呵，不然，我是不要你上床的！

她繃着眉頭注視着她丈夫的從不着鞋的厚而大的脚。

——我……我已經洗過了的哩，……

但她對她丈夫，又覺得有幾分可愛處，那強壯的筋肉，以及農
人特有的壯美，都足使性底飢餓的她，不禁起了愛慕之心！

所以，她對她底丈夫的足以滿足她的肉慾，她當然有相當的滿意，然總覺得她丈夫不是她底配偶，——一個時髦底女青年嫁給一農夫。

在每年的一個暑假中，她解決性底飢餓的結果，生了一個女孩。

G縣底革命人物既然不多，她和H君爲革命而見面的次數是頗頻繁的。

她對H的愛慕她，自無疑義地接受了。

那是在一個風雨之冬夜，爲着第二天的××民衆大會事，她跑去和H商量一切應決的事件。

狂風怒吼着，雨是傾盆地下着不停，她坐在H的寢室，和H對

坐在火盆邊，兩相注眼的默默底一笑後，都似乎無話可說了。

靜默了一會。

H提起一句話來說：

——G女士，你上次沒有說完的你個人的歷史，請再說下去罷

——沒有什麼可說的，就是說，也極無味。

——但是我狠願知道G女士底歷史的。

——謝謝你的厚意，不過我是值得他人掛念的，……你的那封信，……

——那封信，G女士收到了？

——收到了。

——我倆都是革命的中堅份子，似乎有結合的必要，爲了革命

，爲了愛。……

H突然的把G女士抱到床上去，她無抵抗地讓H狂吻着，到H向她作最後的要求時她緊握着H底雙手坐了起來，正色地說：

——H，我承認愛你了；不過最後底要求，現在還不能允許你！

她冒着大風雨走了回去。

H，和他鄉間底妻子結婚，已五年了，而且也生了孩子，他自和G女士相愛後，即決定把鄉間底妻子離了去。

他迷惘地愛着G女士：他並不知道是G女士的第三個情人。

G女士在女子師範學校時代，她因思想的激進，使她對新思潮的追求，而形成爲一個對舊婚姻的反抗者。

因為她在那時愛上了二個青年A。

後來又因A的關係，認識了Y。

他倆人都同時的向她求婚，她不能決定愛誰，在女子師範求學的四年期中，她整天為這事苦悶着。

她在四年底戀愛期間，因許多朋友向她作某主義的宣傳，到畢業時，她毅然地加入了××黨。

她能夠做着女子小學校底校長，暗地裏自有××黨的關係的，那學校裏，就是××黨在G縣的祕密機關；但是H一些也不知道。

她對於那第三個情人H，她確是很愛的，爲了H的地位底高貴和將來黨底活動的方便。

下

她和H的婚姻問題，已達到正式談判的時期了。

——關於訂婚事，自然無問題了吧？

那時她坐在H的懷裏，H這麼的問她。

——你要先替我解決一個大問題。

——什麼問題呵？

H以爲她向他要求手飾。

——我還有兩個情人，無法處置！

她正色地說。

他倆耳語之後，算是一切都決定了。

他倆談話後的第三天，G縣底兩個中學教師，A和Y都忽然的
被人暗殺了。

A和Y被暗殺後的那一晚，他倆再進行最後的談判。

她 and 且深深地接吻之後，且和她說：

——我倆的婚事，再沒有問題了罷？

——問題是沒有了，不過……

——不過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。

她又緊握着且向她下部亂摸的雙手，柔的媚笑着。

且已被她陶醉了。

——什麼事都可以，你說，你快點說。

——加入××黨。

——加入××黨？不是很危險的麼？你是××黨黨員？

且震驚的站了起來。

——是的。

——我對這事暫時不能決定，須考慮一番，

——現在不容你考慮，要立刻答覆我！

她眼裏露出兇光來！

——怎麼？

——你殺人的憑證在我這裏，你不答應我，明天我去告發去！

——那……

且沒有辦法的答應了，他倆於是乎結了婚。

且的關於××黨底活動，被破獲而被捕的第二天，他的太太是跑得無踪影！且在被判死刑的那一天說：

——我爲的一個女人！呵，女人！女人！

——一件真實底故事。——

甘地先生

——偉人生活的摹擬之一——

一

大陽底強烈的光，每天直射在某一塊地方，天氣是異常的熱；因此，那里的一切都和我們不一樣。那兒有高大的椰子樹，亭亭如傘蓋，有多量的芭蕉樹，以及各式各樣我們沒有見過的樹；更有各種碩大而鮮艷的花，在山野間隨意地開放着；那兒有上古式的建築物，裏面住着的人，他們的裝束也夠奇怪；頭上常年的繫着紅的，黃的，白的顏色的布包頭。

你們讀過亞拉伯的故事麼？那裏面所寫的人物，穿着長袍，騎

在駱駝背上，那種奇特的形狀，不會使我們感着興趣麼？

你們當然更看過許多的西洋名畫，描摹過某一塊地方的，浩浩蕩蕩的河岸上，有許多穿長袍的婦人，搥着瓦礫在河邊汲水，這種上古的風味，也常會使我們的思想離開現實生活而飄然遠舉的。

這是印度，東方的古國印度。

二

當甘地先生從他的母親懷裏長大時，印度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美麗；但古樸的印度變爲物質的市場了。悠靜的河岸，高大的椰子樹，被斫去了許多，造了崇偉的建築物，整齊的排列着；更有寬闊的馬路，無數的汽車在那兒馳駛着；更有雄糾糾的英國陸軍與海軍在那兒維持着秩序；更有無量數的徵稅機關；更有……

總之：印度不似以前的印度了。

那時甘地先生已長大，他由他的母親送他進了一個英國人辦的小學校，那個小學校裏，是不准用印度文字的，別的兒童都感着十分的困難，在甘地先生，聰明的甘地先生，他感覺得那裏面的功課實在太容易了，他在許多的英國和印度兒童當中，考試的結果，他每次都是第一。

因此，許多的人都覺得詫異，詫異於甘地先生的聰明。

因為許多的英國兒童，平時認爲自己聰明，而印度兒童都是愚蠢的，對於甘地先生的考得第一，覺得是例外而且『豈有此理。』於是，甘地先生被大家所注意了；他考得了第一；而且例外的被選爲級長。

多麼光榮的級長的頭銜呵！

驕傲的英國兒童，對於甘地先生的被選爲級長，漸漸地由羨慕而忌刻了。

那是一個學期結束期中的一個級會，甘地先生以級長的資格作主席，他以一個十三歲的兒童，對於一個主席的職務，應付得很有條理。許多在一邊參觀的英國教師，都覺得這個印度兒童的非凡而讚美了。

一個十三歲的孩子，能夠將一個主席的職務担任得很好，說話有條理，態度很從容，大方。

——奇怪！這是一個印度孩子呢！

教師們都這麼讚美着。

世界各國的國民性，當以英國的國民性最偏狹！那些英國兒童們看見甘地先生的得教師們的讚賞，他們的偏狹的國民性立刻暴露

出來了！散會之後，一羣孩子阻擋着甘地先生的去路質問着說：

——喂！——甘地你知道自己是那一國的人？

甘地先生立刻答覆他道：

——我是印度人！

——印度人？印度不是亡了國麼？那裏還有什麼印度國？

——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——沒有什麼大意思，就是說你不配作我們級會的主席！

——是的，印度是被英國滅了；但是，我問你，一國亡了，是不是有復興的時候？

——那麼，除非主席甘地先生了！哈哈……

——那也不可預量！

甘地先生泰然的答覆了那一羣孩子的質問。

自從這一次的事件發生以後，甘地先生感着除讀書外，還有一種比較讀書更重要的責任了。

他在侮辱之中，忍辱的在小學校畢了業。

三

在那時，甘地先生又以第一名考入了一個中等學校，那時他的心情，已不但僅僅是以爲個人被同學侮辱爲可恥；而感着需要積極地解決全印度人的被侮辱的問題了。

那時的印度，傷心的那時印度。

那時的印度是怎樣的情形呢？

印度自從被英國經濟侵略而亡國以後，英國加着又以武力去摧殘他，以前的王，公，貴族等等特殊階級，都受了英國政府的衆養

，他們情願印度亡給英國，他們多量的財產受英國政府的保護，他們在英國政府保護之下度着安閒的歲月！

但，除王，公，貴族等等階級外，其餘的人呢？那就是英國人的狗，假若把一個「人」字說得嚴格一點的話，那些印度平民，簡直是僅僅具着一個「人」形，而「人格」的沒有了的；我這說的「人格」並不是指普通一般說的「人格」而言；那是說一個「人」生在世上應有的權利而言。

印度人是不是算一個人呢？

他們不算「人」，他們被英國人弄得不算一個人！

他們被英國人剝奪得一點權利沒有，沒有選舉權，沒有言論自由，沒有居住自由權，沒有信教自由權，沒有……

他們被英國人壓迫得只有義務：有往英國各殖民地上去當兵，

去替英國人拚命的義務，還要種種的稅，有人頭稅，有財產稅，有結婚稅，有居住稅，有鹽稅，有肉類稅，有……

他們不算人，他們被英國人弄得不算一個人！

印度人對於這種的壓迫，有沒有反抗呢？

有的，他們是有反抗的，不過他們所有的反抗行動是無組織的，徒然是一種無謂的犧牲！

有的，因為抗納苛稅，被英兵鎗殺了兩百多人！

有的，因為不願被徵往殖民地去當兵，被英兵用機關鎗掃射死了三千人！

有的……

這種慘殺事件，天天都有得傳進甘地先生底耳朵裏去的，他忿怒得有一次向一個英國青年說：

——我們印度總有一天向你們英國復仇！

那個英國青年含笑着向他譏笑着說：

——甘地君，什麼時候報仇呢？

——我相信總有那一天！

——到底什麼時候呵！甘地君？

——我們預備充足了以後！

——………

那個英國青年俏皮的走開了去。

他是甘地先生的同學，立刻去將這事告訴了校長。

那校長是一個道地的英國人，他的鼻子比任何英國人的鼻子長得都高，他相信，他深深地相信，世界上只有英國人高貴，其餘各國的人都是下等人；而印度人呢，簡直不是「人」是「狗」了！

說：

有一次，他因為看見甘地先生的成績好，微笑地向着甘地先生

——甘地孩子，你還像個「人」，「功課做得不錯；可惜你是印度的孩子，如果是我們英國人就好了。」

甘地先生默然的走開了去。

這種淺薄的英國人，他不屑和他計較。

那校長聽見那英國青年告訴他甘地先生的復仇表示以後，他的鼻子氣得比平常更高了！他立刻叫了甘地先生到他跟前去說：

——你想復仇？復我們英國人的仇？你這個蠢材！你不知道你們印度人在我們英國政府統治之下多麼舒服！

甘地先生從容地回答他道：

——恐怕願意受英國政府統治的，只有一班賣國的貴族們吧？

那校長突然的大怒了起來，喝道：

「——你這孩子是叛徒呵！如果你不是我的學生的話，立刻打發你！」

他眼睛裏，露出閃閃的兇光。

因爲這件事，甘地先生記了一次大過。

從此以後，甘地先生在校中得着一個『叛徒』的別名；但他自己並不覺得是侮辱，是一種榮耀，的確的，在當時的印度，能敢在橫蠻的英國政府武力統治之下而敢反抗而被英國人稱爲『叛徒』的有幾個人呢？

在種族主義的復仇觀念在甘地先生胸中燃燒到快要至沸點時，他以第二名在中學校裏畢了業，第一名是英國人；因爲甘地先生曾經被記了一次大過的原故。

四

在中學畢業以後，甘地先生感覺到如欲反抗某一個帝國主義者國家的壓迫，非先對其國家下一番深刻的研究不可，於是他往倫敦去，考入了牛津大學，一個印度青年而能考入嚴格的牛津大學，這在一般英國青年眼中覺得是十分地驚異的，驚異於甘地先生出衆的天才。

光陰是蹉跎地過去，甘地先生在牛津大學圖書館裏埋首讀了幾年的書，他以最優等在牛津大學法科畢了業，取得了當律師的資格。

他回到了印度。

他回到印度以後，感覺得救印度是有辦法了；但須有一定的步驟的。

第一步，須取得民衆的同情。

第二步，訓練民衆成爲有組織的革命的民衆。

第三步，於是作反抗運動。

他決定了他的步驟以後，他於是在孟買執行律師職務。

律師職務是極端煩忙的，他因此可以和民衆接近。有一次爲一個印度人和一個英國人的財產訴訟案件，他代表那一個印度人出席孟買地方法院。

辯論到快要終結的時候，顯然是那個英國人敗訴了，他應該被判侵佔財產的徒刑，而那個英國籍的拒事，卻向甘地先生說：

——請你不要再說下去罷！依法律當然是你原告的理由不錯；

不過，原告是印度人呢！這個案件應該和解。

甘地先生勃然大怒，抗聲說道：

——你判決案件是不是要依照英國法律的？

——甘地律師！你不知道殖民地的法律和英國的法律是不同的麼？

——請你拿出殖民地的法律給我看。

——在殖民地法律沒有頒佈以前，是可以由推事權量輕重而變通裁判的。

——那麼這個地方法院也可以不要了！

——在法庭上不可亂說話，你是個律師。

——因為我是律師；所以可以糾正你的錯誤。

——我命令你立刻退出法庭！

——你有什麼理由？

………

甘地先生由法警押着出了法院。

那時他的熱血沸騰着，他感覺得革命爆發的時期已經到了！向帝國主義者講公理是傻子幹的事，他於是解除了律師職務，專作反抗運動，——他自己發明的『不合作主義』。

五

甘地先生開始以孟買作他的革命出發點，而實行他的『不合作主義』。

『不合作主義的發明，也是因印度的環境而發生的；因為武力反抗，在印度已是不可能，英帝國主義者，在印度的武力防範是極周密的，那有反抗的機會呢？只有『不合作主義』是最合宜於印度的了。

甘地先生的不合作主義的反抗運動，於某年某月某日在孟買開

始。

反抗運動開始的那一天，殖民政府的英國人都感着十分的震驚！我們且看他的運動方式：——

一般工廠裏的工人，那天照常的去工作，而他們所製造出來的工業品，都是殘缺不全，沒有一件是可以當貨物出賣的，他們的怠業手段，比罷工還要利害！

還有那班電車上的工人，也仍然和平時一樣的工作着；不過賣票的工人，他們告訴搭客，最好不要乘坐這個英帝國主義者吸收我們印度人底金錢的電車，於是車中空空地沒有人乘坐，而那個開車的司機工人呢，他更妙了，他將電車實行他的『牛步化』；——就是將行駛如飛的電車，速度減低至等於牛的步行之遲緩了！

火車上的工人的怠業辦法，和電車工人一樣。

於是印度全境的工商業全部停頓。

還有那繼續不斷的農民抗稅運動，以及等等的反抗運動。

因此，甘地先生下獄了！

印度抗英運動的次數愈多，而甘地先生的下獄次數也和他成正比。

現在的甘地先生仍在獄中。

歸來

一
他離家已好多年，他回來時，他底母親和他底妻子幾乎不認識他了。

他離家時，他家裏還是富甲一鄉的巨族，所謂「鐘鳴鼎食」之家，但是已是十年前的事，如今：一切都成了舊夢！

春吹到了鄉野，驚醒了伏在地下的小草，催開了籬邊的野花，加之一夜細雨，茅屋上也蔥綠起來了。

『春風的確吹到了鄉野呢！』

他坐在門檻上，微風吹着他的亂髮，他悠然地想。

他回來已三天了，這三天之內他想起的事太多了，過去的時間太長；且變幻太多錯綜而複雜，太悠久了，的確太悠久了，十年的時間呵！

他回家的那一天。因為經過了三千里的旅路，疲乏到了極點，且渴望到家的心，已達到白熱，早晨七時從縣城裏起程。趕到家鄉村的莊時，已是黃昏時候了！

他走下轎來，想探問一個舊鄰居，詢問家中的確實住址；豈知鄉中經了幾次土匪的劫掠焚殺，舊鄰居一個也不見了，處處都是陌生的面孔；因為春寒尚重，路上很少人來往，只有幾個孩子，站在遠地瞻望着。

『先生！要歇客店，前面五里街有，此地沒客店呢。』一個老太婆從門面探頭出來和他說。

『請問秦墟姓周的搬上那里去了？』他問。

『先生問秦墟周家嗎？他家搬到鄰莊上去了。』

他找着家門時，時已黑夜，他從轎夫底依稀的燈光之下，推開門走了進去。從豆油燈的螢光之下，看見母親正從房裏端了一碗菜出來。

他跑過去叫一聲：『媽媽！』

母親出乎意外的嚇的跳了起來！

『媽媽，你兒回來了呢！』他牽着母親底手，不禁哭了起來，那時他哭的太傷心了！太痛快了！十年來他還沒有這麼痛快的哭過呢！

那夜，他和母親及妻子在豆油燈下吃晚飯，他吃着故鄉的口味，實在痛快！

『一切都不是一樣了：』那時他想：『母親的頭髮已斑白了！妻子已失去少婦的美。』

他不敢多望他母親頭髮，頭髮告訴他，他母親十年來的辛勞。他也不敢多望他妻子的臉，臉告訴他，他妻子十年來的哀怨！

二

他還是坐在門檻上想，微風吹着他的亂髮。

他從幼年時想起：

他幼年的黃金時代，是在六歲以前，他父親和他母親結婚九年才生了他，那時他是從天掉下來的明珠，他父親說：『我能生這孩子，是我積德的報應。』父親在官場上，的確做了許多好事呢；他還記得有一次，他平反了一冤獄，那犯人來謝他，他還給那犯人兩串錢。

他父親無論公事如何的忙，疲倦至無可疲倦了，剛才睡上床去，只要一聽着他的哭聲，準定一翻身的起來，抱着他，他睡熟了，狠安適的睡在搖籃裏，他父親才去睡。

有時他生着小病，他父親常是因此整夜不睡。

他父親和母親是相愛到了極點的；可是，常爲了他的事，互相口角，母親說她帶的當心，他父親說她帶的不當心。

他從小就聰明，他四歲時，他父親抱着他在堂前，教他認壁上懸掛的字畫教一次，下次準能認出來，他父親歡喜極了，常常對客誇獎他：

『我的兒是天才呢！』

他的父親在官場中的地位，因爲辦事幹練的關係一天天的增高，做上省上縣的縣長了。

k縣在k省是一個重要的縣份，他父親以三十二歲的後生，得着這個地位，是極不容易的。

他還記得：那時他父親在家庭的地位，等於皇帝，誰不羨慕他呢！誰不以抱一下他爲榮呢。

他父親到k縣後，辦事的努力，比在省城時更厲害，常常通夜的辦公，有一次，下鄉去辦一場命案，途中須經過幾個高山，那時，天氣突變，又帶少了衣服，又下着大雨，以致遍身淋漓！因此生病了，在那縣城裏，三四個醫生誰不是庸醫？他殺人之多，恐怕比土匪還加倍呢！

因此之故，他父親就此誤於庸醫之手死了。

他還記得那時的淒涼景況：他母親是一個僅僅二十多歲的少婦，親切的人，只有一個六歲兒子了！

他父親一死，甚麼都無人辦了，他母親暫時丟開自殺之心，含着眼淚，把他父親收殮了，送到省城去安葬。

後來，他母親告訴他，她在送他父親靈柩往省城去的途中上的舟中，有一夜月明如晝，她哭的倦了，開窗望着月色，遠山含翠，水清澈底，山靈在誘惑她自殺，她跑進艙來，看見他酣睡在他父親的棺邊，他母親抱着他吻了多時，輕輕地對他說：

『我去了，你父親的靈柩明天就到家了，你好好的伴着你父親吧！』

她又扶着棺木說：

『你好好的看着你兒子吧！我去了，一會兒就跟着你來！』

她忍不住哭了，傷心的哭了，眼淚泉般的湧下來，滴在他臉上

，他忽然的醒了嚷着：

「媽媽呢，我要媽媽！」

「那時我怎麼也不能死了，」後來他母親說。
這種淒慘的一幕他到死也不會忘記的。

三

他還是坐在門檻上想，微風吹着他的亂髮。

生活是基於金錢的，他母子倆的生活，因為他父親的慷慨好施，沒有一點積蓄，立刻入於困頓了！

那時所恃以爲生的，只有刺繡了；是以每每第二天的伙食，常靠前一天的一針針的刺出來。

這種困苦顛連的度過他的中小學的時代。

中學畢業後他要他母親讓他謀生去。

他何常不知道中學時代匆匆四年的時光，所得的實在有限，只

爲他的母親實在太苦。

但是，他的母親無論如何的要他繼續升學去；因此，他不得不出半工半讀之一途了。

他在 S 地，好容易考進了一個國立大學！又因某教授的介紹，得在 S 報館工作。

他拚着他的力量讀書，到夜晚又拚着力量編報，他在那時期中，因爲在學校中所學的是社會科學，而在報館裏，又得以味着人類社會的核心。

——一個人就只要能夠生活下去就算了嗎？

他開始想了。

他終於決定了：

——我們不但要「生」着；而且要「活」着呢！

——這種社會能活下去麼？

他否定了目前一般的現狀。

他於是投身入了國民黨。他開始作黨的活動。

他並且順從了母親的意思，和他的妻子結了婚。

結婚和革命，不是有點相矛盾麼？他當時也想過了。革命是破壞；結婚是求歸宿。

這事實是很明瞭的擺在前面，他想過了，他真實實的想過了，他母親一人在鄉間，漫然無期的望着兒子回家，他兒子是實在太忙了，他要救人類救社會去！爲三民主義而奮鬥去！母親的恩且待後日再報答罷！

於是，他爲解母親的寂寞起見，他爲順從他母親的意思起見，他結婚了！

那時，是他彷徨于歧路的時期，革命呢？讀書呢？他不願和目前一般人的唱高調，「革命不忘讀書，」——這那能兩全呢？

他陷入苦悶中了。他整整的苦悶了一年。

那時他仍是兩方面的兼顧着；因為他聰明，他在學校裏的成績還是很好的。

不幸的人，「不景氣」是常常籠罩着他的。

那個吳淞海濱的國立大學，是反動的「大本營」，那裏面的校長以至教授，都是主張精神文明的，他們以為中國最好回復到原始時代去。他們最崇拜太戈爾，他們滿意于目下一般現狀。

他的黨的活動，漸漸的被校中的當局所注意，始而向他下警告說：如不停止活動，將要把你除名。

他仍然不顧一切的做法去。

到了那個寒假期內，學校當局正式籌議將他除名，有一天，C校長，請他去談，和他說：

『你的活動，既然不因我的警告而停止，那末各走各的路罷！請你立刻離開學校。』

他離開了那個國立大學，仍然想讀書，他立志要完成他的大學學程，他轉入了G大學，G大學雖然也一樣的不革命；因為他不反對革命，而且還可以讀書，於是進了G大學。

五卅慘案發生了！

五卅慘案是衝破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底壁壘一聲大炮，革命青年，都領導着民衆在S埠和帝國主義者宣戰。

租界，是帝國主義者勢力範圍，是帝國主義壓榨中國民衆底金錢的境地。

他不怕危險的在租界裏活動。

他領導着三個同志在日路上演說，高聲的呼口號！

他被捕入巡捕房。

他被捕入巡捕房時，獄中已拘了二十三個同志，都慷慨激昂的在獄裏向獄卒演說，獄卒爲之動容，淚下！

巡捕領陳他參觀所着列的各種兇器，向他示威，他不懼怕，他罵他們，「實足以顯其伎倆之窮」

獄中已有不穩的趨勢；因爲印捕和華捕紛紛的罷崗，S埠有全部動搖之勢；捕房裏不得已把他們釋放了出來。

四

他還是坐在門檻上想。微風吹着他的亂髮。

國民革命的勢力達到長江以後，他匆匆的在G大學畢了業，他

往C省去了。

C省是革命底策源地，他到了那裏，處處都感着新的氣象，中國從此得救了，他以爲。

他在C省，不久，被政府派往k省工作，他是k省人，能回到k省去，而且回k省去革命，他歡喜得發狂了！他立刻動身往k省去。

他爲讀書，爲革命，有八年沒回k省了，他那次回到k省，看見那般景象，處處使他失望，處處使他傷心，腐惡底勢力，仍在社會裏極端的膨脹！唯一的那條鐵路，仍然是稀糟！

他跑到辦公的地方去一看，觸目所見的，都不是昔日附逆的劣紳麼？都不是昔日壓迫民衆的官僚麼？都不是昔日橫行鄉曲的流氓地痞麼？

他失望，他灰心，他想離開k省。那時黨裏面處處顯着危機，借國民黨的招牌而實行破壞國民革命底陣勢X黨，他們的反動行爲，日益顯著！

果然，M地和N城的兩地政治已分歧了。

在這時k省的政治已急驟地隨着變化，他被捕下獄了！他前後兩次的下獄，雖都覺得光榮；然心境是不同的。

他在S埠，被捕，被捕於帝國主義者的手裏，可以激起民衆的革命熱潮；他在獄裏睡的很舒適。他在k省被捕是爲三民主義而犧牲，爲中國國民黨而犧牲，他死而不悔！

他在獄中，曾聽見老母和妻子在獄門口哭得暈了過去。

他在獄中，曾聽見一般反動份子要逼着軍事當局把他鎗斃！

他能想什麼呢？爲三民主義？爲亡父？爲老母？爲愛妻？

都多問題在他惱中交戰着，……

五

他出獄後，生了一次大病，在S埠的醫院裏足足養了一年。

這次他不能回去了，他在歸家的途中，聽着故鄉遭了多次的匪患，家庭也流離在鄉間的遠處，昔日的田園風味，不知能夠重溫麼？

他在幾次的家書中，知道老母因他下獄，憂愁生病，現在不知怎麼樣了？

現在他十年遠別歸來，幾乎覺得已往的一切，都是夢境。他還是坐在門檻上想，微風吹着他的亂髮。

一九三〇，九，五，在南京。

定慧方丈（短篇小說集）

周樂山 著

版權所有
翻印 不許

發行者

南京書店

總發行所

南京花牌樓
太平街
南京書店

分售處

各省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初版

每冊實價大洋叁角

.63

.4-6